△廣告刊資△

壹百字以內（按五號字
計逾百字照加）一日刊
資大洋陸角三日大洋壹
元二角七日大洋二元伍
角半月大洋肆元肆角壹
月大洋柒元指定地位另
講長年從廉刊資先收

△定報價目△

（本京）零售銅元二枚每
月銅元陸拾枚半年大洋
壹元二角全年二元二角
（外埠）每日寄郵費在內
每月大洋叁角陸分半年
二元壹角全年肆元報費
先收

忙扯張虎臣之衣袖道。走吧走吧。趁早躲開是便宜、不着他們又把我當作二毛子看待了。虎臣不明其說。余卽將前日之事。簡略向其述出。虎臣不語。於是一同抹身向東。走在前門大街東邊。一齊站住。略事休息。正在這個工夫。但見有百十餘個紅頭。由南往北。押解着三輛大敞車。車上綑了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虎臣欲追過去細看。又被余止住。然此三輛敞車內。所綑之若干男女。究因何事。當時未能打聽清處。只緣我再三阻止之故耳。惟聽過往人。互相談論。惟談者。皆昨天義和拳縱火焚燒老德記一事。當有一人打扮似是車夫。穿一身月白布褂袴。手中拿着一把破芭蕉葉扇子。頭上盤着辮子。年紀大約有二十幾歲。站在人叢中。得意洋洋。大談義和拳怎樣神通廣大。一個人說的有鼻子有眼。余當也站在他的跟前。聽他述說。彼見聽的人多。越發說的津津有味了。他說頭些日子。燒順治門內路東。一家二毛子開的小筆舖。那是我親眼看見的。那大師兄趙老。同我們二爺是一個廟呢。我就見他、用紅頭繩。在筆舖門前攔了一個圈子。然後對左右兩邊舖戶說。諸位佛教良民。莫要驚慌。我們是奉玉皇敕旨。來收二毛子。凡是他們的產業。以及大人

實事小說　庚子遇難記（十）

徐曼路編著　小小日報刊

小孩，全不能留。但我們今天。只燒一家。業經用火鍊圈好。絕計連累不着左右舖戶。請諸位放心吧。說完這話用手向這小筆舖內一指。道聲着。哇。哇哇。你猜怎麼樣。這筆舖裡面 真就呼呼冒起烟來。一會的工夫。就從房頂上。往外滋火。當時也沒人去救。臨完。其火自熄。果然孤苦伶仃。只燒了他一家。你說有神通沒有。旁邊有人 向其辯駁道。你既那樣說。怎麼昨天不是專燒老德記一家，爲什麼會惹出這們大的禍事來呢。那人道、嘻。別提啦。只因有人往火裏潑水來着。這人道。潑水是救火 應該滅才是呢。那人道。我聽說慶樂園。把溺桶的髒水。往火裏潑來着。一下子沖神壇。所以神爺一怒。就大燒而特燒起來了。大家聽他這樣信口胡謅。皆都冷笑不置。彼亦覺的沒有滋味。撥開衆人。大踏步往南走下去了。余等數人。又向南走了幾步。方始轉回城內。這且按下。原來自義和拳焚燒了這一把大火後。其氣餒稍殺 而人民對其信仰之心。亦暫減、但京師數十里城圈之內。立有七八百座神壇 大師兄自然有數十萬衆。這數十萬衆 都是下等社會的人，平白無事。 飽食終日。焉能老老實實待着。是以成日借勢訛詐。幷在各處搜殺教友。

組字插畫

石

三字組成三日止贈前仲三兩次錄名
請剪下小小印花（一）附入猜函內
無者無效函寄東內南城根四十四號
交金一塵收

紀實小說　燕都怪現形（一八三）

然而話可又說回來啦。要是讓你白來一趟。未免有點對不起你。現在我這兒子裡還有一吊五百錢。你若不嫌少。你就拿着使去。多會兒有了錢。別忘了還我就得啦。說着話。又便把手插入兜中作出要往外掏掏不得的樣子。口中問道 老賢姪你到是用不用哇。茂竹一聽。氣就大啦。冷笑一聲說道。老伯父您那一吊五百錢請你在兜裡放着吧。留着給你三姨太太湊錢吧。小姪手中雖然結据。一吊五百錢到還不大希罕說罷。把腳一躲。竟自揚長而去。喜壽一看。哈哈笑道。這小子到是個橫骨頭。一吊五百錢。不希罕拉倒。我還捨不得呢。說罷。揚眉吐氣走進門去。却說茂竹代着一肚子氣走回韋山家中。見韋山正在炕上躺着。閉目合睛。一聲不響。馬氏在炕邊上坐着。苦着個臉十分難看。二姑娘在炕上扒着。雙手撫着臉哼哼不止。大石頭亦看臂。肩上搭着一件小汗衫。撇嘴裂嘴開着鼻烟。透出十個不服八個不忿聽的樣子。茂竹看罷。心裡十分難過。眼淚直往心裏掉。心中自付道。瞧瞧、有錢是怎麼樣子。再說我被家裡逐出來。也爲的是他。此時真是一點情沒有嗎。心中驟然這樣說。臉上勉強含笑用手在韋山腿上一拍說道。哥哥您睡啦（未完）

注意本報每日兩張

緊要新聞

周蔭人被逐說

昨日京中某方面忽接廈門四日急電云。此間盛傳福州有某軍圍攻周署。周蔭人已逃馬尾。擬調兵反攻。駐廈門海軍均開福州云云。惟政府未接報告。確否尚待證實。

閣議停發北大經費

昨日閣議公佈例案如下。（一）議定關稅特別會議委員。及各職員。均不支薪水（二）議定調任趙炳麟爲河東鹽運使。馮駿爲山西實業廳長。（三）教育部提議北京大學經費。在脫離教育部期間。暫行停發。由教財兩部。嚴格執行。議決照辦。（四）臨時法制院。呈請修正僑務署制議決照辦。

盧永祥已不來京

盧永祥本定四日來京。忽又中變。昨日與盧永祥接近之某要人云。盧氏現已決定不來。緣八月三十日吳光新偕軍部顧問某鴻赴津謁盧。晤面時。吳等謂特奉段命請盧即來京一談。盧亦無正式表示。至陸長一層。則並未正式提出。惟答以既執政約諾。當即於四日來京一行。一面電告伊子曜。囑於花園飯店預備房間。因此外間均紛傳盧即將來京。政府方面且盛傳盧氏本人對於陸長一席業已同意。不料盧於吳等行後。旋見京津各報。紛載盧已允就任陸長。大爲駭怪。初尚猶疑。至前日晚間。則覺電告京中某要人。大發牢騷。大意謂奉執政命來京面談。以私人名義相約本無不可。惟報紙傳載本人已允就陸長。此乃欺人太甚。果必欲如此。惟有逃走海濱。殊不願再尋煩惱云云。盧一面於昨早電告盧瞭森明已決定不再來京。故盧氏來京之說。已不能成爲事實云。

社會新聞

議定設四郊平糶局

警察廳以京師一隅。糧價飛漲。迄未平復。今年雨水。京畿一帶。因稼歉收。災民紛紛來京。故而北京民食堪虞。現爲接濟民食起見。議定在四郊適中地點。每郊設立臨時平糶局。開辦減價售米。以維小民之生活。正籌辦一切。當▲記者按民以食爲天。無食則無所不爲矣。今年禾稼。京畿附近固有被水災者。然在高地。則豐收之數。均在十成以上。而價仍漲不已。其中當有原因也。當局若既以民食堪虞。第一步當先禁止奸商居奇。運糧出口。此爲治本之法。若徒設數處平糶局。杯水車薪。恐亦無大濟。雖然終聊勝於無。惟平糶之弊亦大。當局不可不查。數年前東城抱子河呂公堂設有平糶局一處。局內之米。每斤價銅元八枚。而附近有一米店。每斤則只售七枚。成色尚在官米之上。其中之故。當可不問可知。故記者甚願當局顧慮及此之。

豬肉漲價之原因

近日以來。豬肉價值驟漲。每斤售銅元八十五六枚。（比羊肉貴一半。）今經調查、東四牌樓豬店代豬販報稅。因牒繁浮收。被左翼稅務公署查知。先行通告各門稅局。暫行禁止活豬入城。各調查實象。方准進城。現有豬店商人劉福等。具呈稅務公署。請准活豬入城。以維商業。現劉監督已傳知各門卡一律放行。想活豬進城之後。豬肉必定大賤而特賤矣。電▲記者按肉價漲於貧民影響殊小。今日之貧民因無食肉之可能也。雖然。肉食者苦矣。

警察欺拐匪欺

西四牌樓北大街。門牌一號。住戶蘇仲賢。年四十餘歲。素日在拐棒胡同南口外擺粥攤。其妻李氏。生有一子。名叫蘇俊現年十七歲。蘇某經媒人說合西直門內報營門牌二號。劉某之妹金子（年十六歲）爲媳。劉某在前門外長巷頭條某宅拉包月車。因家中無人照料。業將其妹送往蘇家爲童養媳。蘇家因作小本生意。並不知家教。致金子過門後。頗爲自由。八月二十七日金子忽失蹤。蘇某託人追找無着。初始其兄探知要人。即將金子之兄劉某找來說明走失。請糧尋找。劉聞說妹失蹤。始向蘇某詢問伊妹素日與何人交遊。以便追查蹤跡。蘇家以本院鄰居非無拐騙之嫌疑人。惟起每日門前馬路上有一警察站崗年約二十餘歲。常與金子密談。自金子失蹤後。亦未見該警站崗。惟劉于警察不收即認爲有拐逃嫌疑。故不得不詳爲調查。蘇劉二人遂即訪問該警家世。始知該警之父。名叫吳泰。早已去世。妻吳楊氏。現年四十八歲。素不安分。僑拉皮條。販賣人口爲生。膝下二子。長子錦山。年二十八歲。現在右四區當巡長。次子義祥。年二十二歲。亦在內右四區當巡警。即是馬市大街站崗之警察。究竟金子是否爲義祥拐走。亦難証明。因吳某兄弟住址知不甚詳。又從旁調查。始知吳某此次領餉之第二日。即向長官請假。長官因公務太繁。未允其請。不料吳某竟身着制服。擅離職守。三日不到區。該區署職員因吳未請假外出。並且着有制服。恐其在外發生事故。即呈明署長廖轍秋。得到聞知大怒。以該警違章曠職。呈請總廳斥革職。是日吳某恰好回署。經長官詢其何往。答稱有事辦理。請假不准。故此私自離職云云。署長聞說。依然呈明總監先將吳某羈押。聽候處分。蘇劉二人探明上項

情由。以吳某三日未應勤。與金子失蹤日相同。又探得吳某曾住西直門內石碑大院門牌十三號。在吳某離職期內。又遷到西直門南小街冰窖胡同門牌六號居住。蘇劉二人前往吳某附近調查。始知吳某有姐丈單某。住東城黃米胡同。素日住在奉天。收買京津販子運往之少婦長女。獲利頗厚。常給吳德氏及錦山弟兄來信詢問京中人口價值。錦山身爲巡長。尚知自愛。每接伊姐丈。單某來信。閱後亟不對母弟提說。免得身受牽連。義祥則不然。專好調戲婦女。其兄屢戒不聽。此次金子某蹤。實爲義祥誘拐至家。恐被人查知。故急遞往現住之處。金子由其母吳德氏運往奉天。尚未回京。其家由義祥之養母張郭氏看家。吳義祥安插妥協。始又回區當差。致被長官羈押。蘇劉二人訪得確鑿。始到該管內右四區報告。說明調查上項所得情形。署長聞說。飭將巡警吳義祥提出審訊。英知事情已敗露。無可推諉。據實供認不諱。復將其兄錦山傳到區內訊問。錦山謂伊弟所爲本人實不知情。廖署長頗諒解。調查得巡長錦山確係當差盡職。毫無嗜好。今北關後應竟身自愛。照常供職。其弟吳義祥暫行解區羈押。其母吳德氏昨亦回京。派警將其逮捕。訊明後。一併送廳究辦云。日▲記者按此事頗奇。巡長身在公門。宜如何自愛。而竟縱之拐騙。其罪自當加人一等。記者曾憶及前年西河沿某什戶之女賠。稍有姿色。與同院少年發生戀愛。後携手同逃。其家人尋至。主人某因與之成訟。終將其線索尋出。與事頗相類。願我當局嚴懲此等。以警儆尤。否則良莠不分殊爲警界令僞之累也。

值年會議要求旗餉

各旗營長參佐領及領催等。因積欠旗餉六七十個月。弁兵困苦已達極點。自端節曾關領六厘八。旬人領得銅元不過十數枚。至今仍無放餉消息。特於日前午後一時。聚集北城雨兒胡同值年公署。會議催餉辦法。到會者一百餘人。討論良久。當衆表決公推那鉅甫江宇澄治翊卿張廣建王子銘鐵忠許燿寅錦公孚等都護代表。當即面謁段執政及財政李總長。要求速撥一個餉銀。以維生活云云▲記者按民國肇建。十有四載。而旗民不思另謀生途。仍恃旗餉。亦大謬也。雖然。社會生活如此艱難。謀生誠非易事。

電燈公司嚴查偸電

北京電燈公司於今年股東會。改選蔣式瑆爲總董。蔣接事以後。對於電燈公司業務。擬革除公司積弊入手。故派人往各處稽查偸電之家。昨聞現已查出者。將近百戶。已在法庭起訴要求賠償。並擬在偸電家門首電杆上標出此戶偸電四字。以免再裝。現已分別實行矣。啟

郵局改定收信時間

北京晚務局近以天氣縮短。特將郵差收信時刻。另行改定。第一次上午八時。第二次十時。第三次十二時。第四次下午二時。第五次四時。第六次六時。第七次八時。第八次十時已于昨日起實行。鳳

棒鼓姬至死方休

天橋中華落子館。每日有名趙起發者。來園捧角。近因疾病糾纏。仍不改常態。日日來園。距趙某病入膏肓、乃於前晚七時餘。猶臥落于館地下。不能言動。館主崔世寬見其病不好。當時雇車欲送出門。甫攙扶上車。距知人已一命嗚呼。強往東行。適被巡長劉福長查見。車坐垂頭流涎。當攔阻盤詰。崔世寬遂將前情述明。即將趙屍停放路旁。派警看守。即將崔某及車夫劉三柱一併帶往外右五區。署長潘鈞生開信即電請地方檢察廳派員詣驗。因時過晚。乃於昨早十時餘。經官率同檢驗吏來啟明檢驗。驗明該屍委係無傷。病弱帶病身死。驗畢填具屍格。發給執照。因不知其住址。遂由區抬驗。備棺裝殮。抬往永定門外南崗義地暫厝云。小▲記者按鼓姬之於人甚矣哉。究特何術而能使捧角者神弱魂痺。死而後已耶。雖然，陷阱之設。人自蹈之。趙某者可謂至死不悟也。其愚真不可及。

車夫情急咬耳朵

崇文門內馬家廟。日昨晚八點多鐘。有一某甲。在該處僱人力車上飾家街。有車夫孟六上前講價。要銅元四十枚。某甲給銅元二十二枚。孟六央求坐客多花三枚四枚。不想又來有車夫劉永祥。上前三言兩語。二十二枚就拉了。孟六情急。決定不叫他拉。某甲見二人要動武。誰的車也不坐。往西走去。於是孟劉二車夫。彼此對急。當時交手一處。竟思是有死有活。車夫孟六情急。竟自張開大嘴。將劉永祥的右耳咬住不鬆。鮮血直流。將劉某的耳朵咬壞。登時過去。後來巡警趕到。將二人勸開。訊明原因。遂一同帶區訊辦。旋即送法庭辦理云。血

油鹽店閤鋪潛逃

宣武門外西草廠內西椿樹胡同北頭路西萬山號油鹽店。日來生意甚佳。而忽於前日夜內閤鋪人等全體潛逃。次日警察查知。到舖中查看。並無一人。據知底蘊者。確因外欠過多。不能償還。以致被債務逼迫。現由外右二區派警看守空房云。電

劇訊

▲本月二十二日新明劇場演義務戲約高慶奎余叔巖郭仲衡居士行路鑼子▲祝陸亭日內搭入三慶▲白牡丹因戲份不妥脫離雙慶社（俊生）

三奇士（十）
俠義小說　王仲明著

我今暫且回家．日後得他請我．再會不遲。這教弟兄們新鮮新鮮．衆人說．真是脾氣不好．終久是年輕．說着搬起東西．一齊來至北門內．濟花街．漢先生住所．安頓行李．衆人辭去．漢先生從此絕跡劉門．不通音問．自己抑英雄韜晦．逸才消聞。而設帳課徒。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倒覺清淨自在．這且不提．單說劉沛如．自與漢先生絕交後．心中甚覺痛快．再其無人拘束己也．然社中自漢劇社長去後．一般無知之人．不拘不束．洗反起來．每日那有心研究學問．不過是起閧白瞎吃喝而已．沛如全不在意．同流合污的．隨衆而為．時維八月．桂蕊飄香．中秋佳節．月滿如輪．沛如大婚之期至矣．是日高搭喜棚．懸燈結彩．烈烈轟轟．頭勸一片．親友畢至．少長咸集．更有一般攀龍附鳳之輩．齊來作賀．喜帳禮聯．堆如邱埠．金銀貨幣．滿篋盈箱．裡外總司事者．故是齊備劉良二人．張羅．其他就是思齊社一般社友．劉母亦是非常歡喜．待迎新婦．沛如衣冠．內外應酬．真是小登科之喜．儼然似金榜題名．想這樣大事．漢先生也在城裡住．還有不知的麼．自己有心去賀喜。又恨他並未通知我．我若去時．又恐招出些煩惱．又一想．（未完）

巧運環（十）
警世小說　逸廬著

她自己以為我是一個無依的女子．現在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我祇好自己打一條生路．所以她雖然明白那阿四夫妻以前種種全是圖她的工具．此刻事已垂成．我們不如將此將計就計．順水推舟吧．主意想好．倒身跪下．阿四在這天晚上也同他老婆商議好她的手續．次日天色黎明阿四夫妻已然起來．這位可憐女子却也一夜無眠．胸中盤算一切．早晨起來．收拾打扮心中有了應付之法．所以不慌不忙．慢慢他梳洗．阿四夫妻進屋之後．她却用笑臉相迎．口裏說．我在這裏打攪了這些日子．這樣看待真可謂生死人而肉白骨．我這無依的人今啣環結草所不能報答于萬一的．今天是我出頭之日．以後種種要看你們的了．阿四夫妻聽了這話非常喜歡．在旁邊看着她梳洗完畢．穿上昨天新買的衣裳．修短合中．明眸善睞．真是希世之寶．冶容誨淫的話．一點也不錯的．這女子要不是這樣標緻．那裡有叫人魚肉的事呢．阿四夫妻看天色不早．我們可以走了．先到那家見見他們太太然後再說．她聽了這話深深的拜了兩拜．說．古人有話大恩不謝．謝不勝謝．所以不謝．我現在求帶我去吧．（未完）

哈哈鏡
歡迎投稿

文苑
登山
桑英稿

手仞登危路．蒼翠媚樹杳．仰懷低日月．縱目小乾坤．足斗登思摘．宙宇盡可吞．名山長屹立．千古幾人存．

諧著
夢中遊子國記（續昨）
吳菊痴稿

問官坐其中．據案怒目而視囚犯．大有恨不挾殺此獠之概．囚犯均儑縮無人色．余暗擧老者袖．低聲問曰．此何罪犯．曰亂黨．有礙據乎．曰嫌疑犯係被告．案未定．．．．．言未畢．忽聞堂上拍案厲聲曰．你等機關仍有幾處．因犯顫聲對曰．小人實在不知．問官大怒曰．汝尚經乎．四顧左右．取證據來．當有篠頭氣目二人．從袋中搜索．暗以目作勢．出二紙包．一小匣．問官取到手．大聲曰．汝某人．某人與汝某常．暗中．．．．某證．委任狀．木質關防．汝等證據尚不足耶．因犯啓齒而不知所對．面面相覷．問官速喉說打打．當時拍案聲．用刑聲．哀號聲．慘不忍聞．余忙趨去老者三步兩步逃之夭夭．出廟而去．久之心尚跳不已．余對老者曰．不圖貴國法堂作威若是．老者笑曰．小意思耳．君欲看極大者乎．常導君去．余急謝曰．足矣足矣．是雖一斑可概全豹也．心神既定．忽發熱甚．必殊詫異．老者已知曰．君苦熱乎．余曰然．老者曰君看審時過於陰涼．故出門便發熱．余回想果然．因而問曰．公堂上何得獨涼．有電扇冰桶乎．答曰．彼中暗無天日故耳．復至一處．見櫃高懸虎頭牌示．上書（稅務重地．閑人莫入）。（明日續完）

諧文
手足先生合傳
慕雅女士稿

手足先生．不知始何名．自有生以來．無一日相離．人以其親如手足．遂名之曰手足先生．先生生平不好靜．有所作為則不脫手腳二字．見美女喜攜手摸腳．或叱之．即毛手毛腳．遇官僚．輒縮手縮腳．以辭色．即縮手縮腳．求利祿．有長手長腳．有所得．即拍手拍腳．得意時．則輕手輕腳．失意時．即頓手頓腳．方其手腳窘迫之際．家人咸為之手足無措．窮以爲手腳．而非此腳．故不得不硬手硬腳．焉．是先生．授手足先生凱手爛腳

猜謎求數

翠陌庭前桃花放（戲目一）
夫婦合歡（字一）
韓壽入空門（六才一句）
道上雁草九月開（俗人一）
波臣懷抱玉芙蓉（戲目一）
月裏牡丹（四子一句）

以上六則三日止。晉仲贈。謂剪小小印花（二）附入猜謎。無簽無效。函投前外鮮魚口楊子胡同利生號收下。轉交源水冷燕無舛。

歌謠

實事 救誤稿

一什麼一　英日賊子將我欺。
二什麼二　我國人民全不懼。
三什麼三　學生工人把臉翻。
四什麼四　大家齊心來抵制。
五什麼五　人人肚皮都氣鼓。
六什麼六　非得吃了他們肉。
七什麼七　同心兇叫各國聽。
八什麼八　全國速醒把仇殺。
九什麼九　殺滅英日野燈狗。
十什麼十　爲國盡忠死也值。

東拉西扯

天……地…… 姚卿稿

歸入孤陋寡聞。天地二字之成語。有不知者。有遺忘者。通人達士不棄鄙陋、而補其不足。固所樂於聆教者也。△盤古鑿開天闢地△離人君子則天涯地△識時明道知天知地△雄才大略經天緯地△英雄事業掀天揭地△故造世界旋天轉地△世外桃源洞天福地△有男天關地△布軍作戰驚天動地△善女敬天畏地△風水先生指天畫地△人生在世頂天立地△背井離鄉天北地△尸位素餐愧天怍地△高低翻殊上天下地△死亡流離呼天搶地△英雄病至號天泣地△狂飆飛沙昏天黑地△日號月明青天大地△狂風飛沙昏天黑地△中華再興謝天謝地△英日術謀無天無地△小小日報天沒地△姚卿投稿談天說地△但願諸君獻天喜地

妙理評詩 王仲明稿

碎玉零金

△杜仲達詩▽有詠白鷺詩曰。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歸。或戲之曰。佳則佳矣。爭奈鷺鷥嘴腳太長也。△杜甫詩▽有詠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若四十圍乃直徑七尺。長則二千無乃太細乎。△賈島詩▽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人譏爲燒殺一活和尚。△張祜詩▽有題柘枝詩云。鴛鴦細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樂天評爲情客檢點亡妓什物詩。祜曰。公亦有目連尋母詩。長恨歌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非目連訪母時耶。

不靈還洋 福康氏

新張 特別減價七扣一個月

本藥房專門花柳毒惡疑難大症藥到病除無不神效各種良品獨一無二 北京前門外煤市街南口內路東便是 福康氏義記藥房啓

公共郵櫃

峻山先生小小已增請淺舜臣臣晏日來一讀拋訂閱殷臣晏近期貴能念抵妙慈弟晏參照志癢念拋氏閒日兒片容合香其念甚世長春藩儒兄寫魚鴻久碑日念寄甚[illegible]

插畫宣佈

八月二十四日第二百十九號（一）插畫係小小報（五）四字組成[illegible]

[illegible]

言情小說 哀樂 十 天涯遊子著

激雲的母親悲哀多時。經晦齋拉勸。於是欲到房中來。剛到門前。一看雙門緊閉。心中非常詫異。便從窗縫中一照。幾乎沒被栽倒。大聲哭喊道。不得了啦。麗貞上吊了。快來……快……這時家中上下人等。都聽見了。一齊跑來。將門踢開。七手八腳的把麗貞放下。幾經喚氣。始回過陽來。激雲羅耗。已被他知道了。遂抽抽答答道。「兒呀。若者你了。但是你若尋短見。更教我二老。倚靠誰啊。再者芸兒幼稚得很。你這一死。豈不使孤孤者。無所依賴嗎。（卑呵）。我心碎了……」一陣麗貞聽他婆婆這一片傷心話。又回見芸兒楚楚可憐。登欲與的樣子。只得消除死念。暗暗的裝着。日日叫了許多人。以便明日到萬昌河。打撈激雲的屍首。激雲落水後。我且不表。旋說遇人撈屍。緣劉家撈屍。暫且撇開。如今單說有一位鳳雨。今日由水路擔任平陽關釐金局長。便停消解歇。一時風平雨止。因中途忽遇穀夫。是輸出來。濕潤而與。一眼看見這塊地。有一黑團團東西淌來。穀夫叫着水手道。來。把這東西撈起來。瞧瞧是什麼。兩個水手聽了。便脫去衣服。跳到水裏。用力托起一看。口裏嚷道。呵呀（未完）